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
第八十四回 接木移花丫環充小姐 弄巧成拙牯嶺屬他人

「這件事，到底被他詐了三萬銀子，方才把那封信取回。然而葉軍門到底不免於罪。他卻拿了三萬銀子到京裡去，用了幾平，弄了一個道臺，居然觀察大人了。有人知道他這件事，就說他足智多謀，有鬼神不測之機了。當日洪太守奉了言中丞之命，專誠到營務處去拜陸觀察，閒閒的說起兒女姻親的事情來，又慢慢的說到侯、言兩家一段姻緣，一說即合，我兩個倒做了個現成媒人。說笑一番，方才漸漸露出言夫人不滿意這頭親事的意思。陸觀察道：『這個大約嫌他是個武官，等將來過了門，見了新婿的豐采，自然就沒有話說了。』洪太守道：『不呢！聽說這位憲太太，竟有誓死不放女兒嫁人家填房之說。這位撫帥是個懼內的，急得沒有法子，跑來和我商量。』陸觀察道：『既是那麼著，總不是一天的說話，為甚麼不早點說，還受他的聘呢？』洪太守道：『這親事當日席上一言為定的，怎麼能夠不受聘。』陸觀察笑道：『本來當日定親的地方不好，跑到那「黃鶴一去不復返」的去處定個親，此刻鬧得新娘變了黃鶴了，為之奈何！』洪太守道：『我們雖是他們請出來的現成貨，卻也擔著個媒人名色，將來怕不免費手腳代他們調停呢。』陸觀察道：『說是督帥的意思，只怕言夫人也不好過於怎樣。』洪太守道：『當日的情形，登時就有人報到內署，明明是撫帥自己先說起的，怎樣能夠賴到督帥身上；何況言夫人還說過，要到督帥那邊，問為甚要把我女兒許做人家填房呢。』陸觀察道：『這就難了！據閣下這麼說，言夫人的意思，竟是不能挽回的了？』洪太守道：『果然不能挽回。請教有甚妙策？』陸觀察道：『這又何難！揀一個有點姿色的丫頭，替了小姐就是了。』洪太守道：『這個如何使得！萬一鬧穿了，非但侯統領那邊下不去，就是督帥那邊也難為情。』嘴裡雖這麼說，心裡卻暗暗佩服他的妙計；但是此計是他說出來的，不免要拉他做了一黨，方才妥當。陸觀察道：『除此之外，再沒有別的法子。除非撫帥的姨太太連夜再生一位小姐下來，然而也來不及長大啊。』洪太守一面低頭尋思，有甚妙策可以拉他做同黨。陸觀察也在那裡默默無言，肚子裡不知打算些甚麼。』歇了好一會，忽然說道：『法子便有一個，只是我也要破費點，代人家設法，未免犯不著。』洪太守道：『是甚麼妙計？倘是面面週到的，破費一層，倒好商量。』陸觀察又沈吟了一會道：『兄弟有個小女，今年十八歲，叫他去拜在撫帥膝下做個女兒，代了小姐，豈不是好。』洪太守大喜道：『得觀察如此，是好極的了！』陸觀察道：『但是如此一來，我把小女白白送掉了，將來親戚也認不得一門。』洪太守道：『這個倒不必過慮。令千金果然拜在撫帥膝下，對人家說，只說是撫帥小姐，卻是觀察的乾女兒，將來不是一樣的往來麼。』陸觀察道：『我賠了小女不要緊，雖說是妝奩一切都有撫帥辦理，然而我做老子的不能一點東西不給他。近年來這營務處的差使，是有名無實的，想閣下也都知道。』洪太守道：『這個更不必過慮。要代令千金添置東西，大約要用多少，撫帥那邊儘可以先送過來。』陸觀察道：『這是我們知己之談，我並不是賣女兒，這一兩千銀子的東西是要給他的。』洪太守道：『這都好商量。但不知尊夫人肯不肯？』陸觀察道：『內人總好商量，大約不至於像言憲太太那麼利害。』洪太守道：『那麼兄弟就去回撫帥照辦就是了。』

「說罷，辭了回去，一五一十的照回了言中丞。中丞正在萬分為難之際，得了這個解紛之法，如何不答應。一面進去告訴言夫人，說：『現在營務處陸道的閩女，要來拜在夫人膝下，將來侯家那門親，就叫他去對，夫人可以不必惱了。』言夫人道：『甚麼浪蹄子，肯替人家嫁！肯嫁給兔崽子，有甚麼好東西！我沒那麼大的福氣，認不得那麼個好女兒！你幹，你們幹去，叫他別來見我！』言中丞碰了這個釘子，默默無言。只得又去和洪太守商量。洪太守道：『既然憲太太不願意，就拜在姨太太膝下，也是一樣。』言中丞道：『但不知陸道怎樣？』洪太守道：『據卑府看，陸道這個人，只要有了錢，甚麼都辦得到的。就不知他家裡頭怎樣，等卑府再去試探他來。』於是又坐了轎子到營務處，誰知陸觀察已回公館去了。原來陸觀察送過洪太守之後，便回到公館，往上房轉了一轉，望著大丫頭碧蓮丟了個眼色，便往書房裡去。原來陸觀察除正室夫人之外，也有兩房姨太太。這碧蓮是個大丫頭，已經十八歲了，陸觀察最是寵愛他，已經和他鬼混得不少，就差沒有光明正大的收房。這天看見陸觀察向他使眼色，不知又有甚麼事，便跟到書房裡去。陸觀察拉他的手，在身邊坐下，說道：『我問你一句話，你可老實答應我。』碧蓮道：『有甚麼話只管說。』陸觀察道：『你到底願意嫁甚麼人？』碧蓮伸手把陸觀察的鬍子一拉，瞟了一眼道：『我還嫁誰！』陸觀察道：『我送你到一個好地方去，嫁一個紅頂花翎的鎮臺做正室夫人，可好不好？』碧蓮道：『我沒有這麼個福氣，你別嘔我！』陸觀察道：『不是嘔你，是一句正經話。』說罷，便把言中丞一節事情，仔細說了一遍。又道：『此刻沒了法子，要找一個人做言小姐的替身。我在言中丞跟前，說有個女兒，情願拜在中丞膝下，替他的小姐，意思就叫你去。』碧蓮道：『那麼你又要做起我老子來了！』陸觀察道：『這個自然。你如果答應了，我和太太說好，即刻就改起口來；不過兩三天，就要到撫臺衙門裡去了。』碧蓮道：『你也糊塗了！還當我是個孩子，好充閩女去嫁人？』陸觀察道：『你才糊塗！須知你是撫臺的小姐，制臺做的媒人，他敢怎樣！何況他前頭的老婆……』說到這裡，附著碧蓮的耳朵，悄悄的說了兩句。碧蓮笑道：『原來是個張著眼睛的烏龜！我可不敢幹這個。』陸觀察道：『你真是傻子！他又怎敢要你幹這個，便是制臺也不好意思啊。』碧蓮道：『你好會佔便宜！開罈的酒，自己喝的不要喝，才拿來送人。還不知道是拿我賣了不是呢。』陸觀察道：『我賣你，還要認你做女兒呢！』正說話時，家人報洪大人來了。陸觀察叫請。又對碧蓮道：『這是討回信的來了，你肯不肯，快說一聲，我好答應人家。』碧蓮道：『由得你擺弄就是了，我怎敢做主。』陸觀察便到各堂裡會洪太守。洪太守難於措詞，只得把言夫人的情形，及自己的意思說了。陸觀察故意沈吟了一會，歎一口氣道：『為上司的事情，說不得委屈點也要幹的了！』洪太守得了這句話，便去回覆言中丞。陸觀察便回到上房，對他夫人說知此事。陸太太笑對碧蓮道：『這丫頭居然是一品夫人了！』碧蓮道：『這是老爺太太的擡舉！其實到了別人家去，不能終身伏侍老爺太太，丫頭心裡著實難過。求老爺另外叫一個去罷。』說著，流下兩點眼淚來。陸太太道：『胡說！難道做丫頭的，應該伏侍主人一輩子的麼。』陸觀察道：『叫人預備香燭，明天早起，叫他拜拜祖宗，大家改個稱呼。言中丞那邊，不知幾時來接呢。』到了明天，果然點起蠟燭來，碧蓮拜過陸氏祖宗，又拜過陸觀察夫妻兩個，改口叫爹爹媽媽；又向兩位姨娘行過禮；然後一眾家人、僕婦、丫頭們都來叩見，一律改稱小姐。』

「陸觀察又悄悄地囑咐他，到了言家，便是我的親女，言氏是寄父母；到了侯家，便是言氏親女，我這邊是寄父母。碧蓮一一領會。這天下午，洪太守送了二千銀子的票子來，順便說明天來接小姐過去認親。陸觀察有了銀子，莫說是認親，就是斷送了，也未嘗不可，何況是個丫頭。過了一天，言中丞那邊打發了轎子來接，碧蓮充了小姐，到撫臺衙門裡去。原來言中丞被他夫人鬧得慌了，索性把四姨太太搬到花園裡去住，就在花園裡接待乾女兒；將來出嫁時，也打算在花園裡辦事，省得驚動上房。這天碧蓮到來，一群丫頭僕婦，早在二門迎著，引到花園裡去。四姨太太迎將出來，攙了手，回到堂屋裡。擡頭看見點著明晃晃的一對大蠟燭，碧蓮先向上拜過言氏祖宗，請言中丞出來拜見，又拜了四姨太太，爹爹媽媽叫得十分親熱。又要拜見言夫人，言中丞只推說有病，改日再見罷。又因為喜期不遠，叫人去和陸觀察說知，留小姐在這邊住下。碧蓮本來生得伶牙俐齒，最會隨機應變，把個言中丞及四姨太太巴結得十分歡喜，賽如親生女兒一般。丫頭們三三兩個的便傳說到上房裡去。言夫人忽發奇想，叫人到冥器店裡定做了一百根哭喪棒。家人們奉命去做，也莫名其妙；便是冥器店裡也覺得奇怪，不知是那個有福的人死了，足足一百個兒子。買回來堆在上房裡。言中丞過來看見了，問是甚麼事弄了這個東西來。言夫人道：『我有用處，你休管我！』言中丞道：『這些不祥之物，怎麼憑空堆了一屋子？』喝叫家人：『快拿去燒了！』言夫人怒道：『哪個敢動！我預備著要打花轎的！』言中丞道：『夫人！你這個是何苦！此刻不要你的女兒了，你算是事不干己的了，何必苦苦作對呢？』言夫人道：『我這個辦法，是代你言氏祖宗爭氣。女兒的事，是叫我板住了；偏不死心，那裡去弄個浪蹄子來充女兒，是要擡一個兔崽子的女婿，辱到你言氏祖宗！你自己想想，你心裡過得去過不去？』言中丞說：『此刻是別姓的女兒了，我只當代人嫁女兒，夫人又何必多管呢。』言夫人道：『他可不要到我衙門裡來娶；他躡進我轅門，我便拿哭喪棒打出來！』言中丞知道他不可以理喻的了，因定了個主意，說衙門的方向衝犯了

小姐的八字，要另外找房子出嫁。又想到在武昌辦事，還怕被夫人偵知去胡鬧，索性到漢口來，租了南城公所相近的一處房子，打發幾位姨太太及三少爺陪了小姐過來。明日是親迎喜期，拜堂的吉時聽說在晚上十二點鐘，這邊新人也要晚上上轎，所以用了燈船。」

我道：「看燈船是小事，倒是聽了這段新聞有趣。但是這件事，外面人都知得這麼明亮透徹，難道那侯統領是個聾子瞎子，一點風聲都沒有麼？」作猷道：「你又來了！有了風聲便怎樣？此刻做官的那一個不是自欺欺人，掩耳盜鈴的故智？揭穿了底子，哪一個是能見人的？此刻武、漢一帶，大家都說是言中丞的小姐嫁鄖陽鎮臺，就大家都知道花轎裡面的是個替身，侯統領縱使也明知是個替身，只要言中丞肯認他做女婿，那怕替身的是個丫頭也罷，婊子也罷，都不必論的了。就如那侯統領，哪個不知他是個兔崽子？就是他手下所帶的兵弁，也沒有一個不知他是兔崽子，他自己也明知自己是個兔崽子，並且明知人人知道他是個兔崽子。無奈他的老斗闊，要擡舉他做統領，那些兵弁，就只好對他站班唱名了，他自己也就把那回身就抱的旖旎風情藏起來，換一副冠冕堂皇的面目了。說的是侯統領一個，其實如今做官的人，無非與侯統領大同小異罷了。」大家閒談一回，各自走開。

到了次日下午，作猷約了早點到一品香去眺望江景。到了一品香之後，又寫了條子去邀客。我自露臺上憑欄閒眺，頗覺得心胸開豁。等到客齊入席，鬧了一回酒，席散時已是七點多鐘。忽聽得遠遠一陣鼓樂之聲，大家趕到露臺看時，只見招商局碼頭，泊了二三十號長龍舢舨，船上燈球火把，照耀得如同白日。另外有四五號大船，船上一律的披紅掛彩，燈燭輝煌，鼓樂並作，陸續由小火輪拖了開行；就是長龍舢舨，也用了小火輪拖帶，船上人並不打槳，只在那裡作軍樂。一時開到江心，只見旌旗招展，各舢舨上的兵士，不住的燃放鞭炮及高升炮。遠遠望去，猶如一條火龍一般，果然熱鬧。直望他到了武昌漢陽門那邊停泊了，還望得見燈火閃爍。作猷笑道：「這也算得大觀了！」我道：「我來的時候，就看見那些長龍舢舨，停在招商局碼頭，旗幟格外鮮明。我還以為是甚麼大員過境來伺候的，不料卻是迎親之用。然而迎親用了兵船兵隊，似乎不甚相宜。」作猷道：「豈但迎親，他那邊來迎的是督標兵，這邊送親的是撫標兵呢！」我笑道：「自有兵以來，未有遭如是之用者！」作猷道：「在外面如是之用，還不為奇；只怕兩個開戰時，還要他們搖旗吶喊，遙助聲威呢！」

說得眾人大笑。閒談一回，各自散了。

我又住了十多天，做了幾次無謂的應酬，便到九江去走一次。管事的吳味辛接著，我清查了一向帳目。我因為到了九江好幾次，卻沒有進過城，這天沒事，邀了味辛到城裡去看看。地方異常齷齪，也與漢口內地差不多。卻有一樣與他省不同之處，大凡人家住宅房屋，多半是歪的，絕少看見有端端正正的一方天井，不是三角的，便是斜方的。問起來，才知道江西人極信風水，其房屋之所以歪斜，都為限於方向與地勢不合之故。

走到道臺衙門前面，忽見裡面一頂綠呢大轎，擡了一個外國人出來。味辛道：「這件交涉只怕還未得了，不知爭得怎樣呢。」我道：「是甚麼交涉？」味辛道：「好好的一座廬山，送給外國人了！」我吃驚道：「是誰送的？」味辛道：「前兩年有個外國人，跑到廬山牯牛嶺去逛。這外國人懂了中國話，還認得兩個中國字的。看見山明水秀，便有意要買一片地，蓋所房子，做夏天避暑的地方。不知哪裡來了個流痞，串通了山上一個甚麼廟裡的和尚，冒充做地主。那外國人肯出四十元洋銀，買一指地。那和尚與流痞，以為一隻指頭大的地，賣他四十元，很是上算的。便與他成交，寫了一張契據給他，也寫的是一指地。他便拿了這個契據，到道署裡轉道契。道臺看了不懂，問他：『甚麼叫一指地？』他說：『用手一指，指到哪裡，就是哪裡。』道臺吃了一驚道：『用手一指，可以指到地平線上去，那可不知是那裡地界了！我一個九江道，如何做得主填給你道契呢！』連忙即叫德化縣和他去勘驗，並去提那流痞及和尚來。誰知他二人先得了信，早已逃走了。那外國人還有良心，所說的一指地，只指了一座牯牛嶺去。從此起了交涉，隨便怎樣，爭不回來。鬧到詳了省，省裡達到總理衙門，在京裡交涉，也爭不回來。此時那坐轎子出來的，就是領事官，就怕的是為這件事了。」我歎道：「我們和外國人辦交涉，總是有敗無勝的，自從中日一役之後，越發被外人看穿了！」味辛道：「你還不知那一班外交家的老主意呢！前一向傳說總理衙門裡一位大臣，寫一封私函給這裡撫臺，那才說得好呢。」

正是：一紙私函將意去，五中深慮向君披。未知那總理衙門大臣的信說些甚麼，且待下回再記。